

# 德川日本心學運動中的中國因素 ——兼談“儒學日本化”

吳震

## 前言 東亞地域的兩種心學

對於中國學界而言，人們大多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心學思想，然而卻可能不知道日本歷史上也有心學。若在日本學界，從事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者則對這兩種心學或多或少都有所瞭解，這是因為一方面宋明時代的陽明心學早在德川（1603-1868）早期就已傳入日本，而且與德川日本乃至明治以後的思想狀況有過種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另一方面，在18世紀初德川時期，主要由日本商人階層所宣導的心學思想卻有諸多不同於中國心學的獨特色彩。那麼，這種所謂日本的心學雖然與中國的心學（特別是陽明心學）沒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然而是否存在中國儒學的因素呢？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如何審視作為日本本土的心學思潮究竟與中國儒學有何思想上的糾結？

不用說，所謂日本心學，概指德川享保14年（1729），以石田梅岩（1685-1744）公開舉辦講學為標誌，從而出現的一種心學理論及其以講學為主要形式的心學運動，其中包括梅岩心學以及代代相傳的梅岩後學。至於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在18世紀初日本社會的思想氛圍中，如何思考梅岩心學與外來的陽明心學的思想關聯，這是一個尚有爭論的學術史問題，日本思想史學界的主流意見對於兩者的歷史關聯是否認的，主要理由是梅岩生前並未引用過陽明著作等史實。

本文的論述進路是：首先我們將對心學之在中國以及日本的歷史作一番概觀，以瞭解我們將要探討之問題的思想背景；其次，將梅岩心學置於日本近世儒學的背景中來提出討論，考察其心學思想的某些獨特性；再其次，我還想結合梅岩心學的特質，對近來日本學界時常提起的“儒學日本化”問題提出一些看法；最後的附錄則介紹了19世紀初日本飛騨國心學運動中遺存下來的一篇民間文書，以此考察石門心學家在鄉村講學的種種言論及其中國因素，我們發現這些中國因素並非單純的儒學知識，更多的卻是中國民間流傳的具有果報觀念因素的各種鬼怪傳奇故事，這就表明至少在近世日本鄉村民間對於中國知識的態度其實是複雜多樣的。

## 一 心學：從中國到日本

如所周知，在中國先秦時代，“心”的問題便是孔孟早期儒家的關懷之一，歷來以為孔子之言心性並不多，但他仍然有“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重要觀點，當然這裏的“心”，主要是指心理意識活動，然而到了孟子那裏，“心”已成為其核心問題之一，例如“本心”，“良心”，“人心”，“存心”，“盡心”以及仁義禮智“四端之心”等概念構成了孟子學的重要思想要素，甚至可以說，儒家心性論作為一種思想傳統正是由孟子建構起來的。到了宋代新儒學那裏，更有一種自覺意識要恢復和接續這一傳統。南宋朱熹（號晦庵，1130-1200）《中庸章句序》一上來就以《尚書》經典為依據，拈出“十六字心訣”以為千年以來儒家“道統”得以維繫之根本所在，在他看來，儒家道統得以創建乃至延續不斷的傳統可以追溯至上古時代堯舜以來的“心傳”，所以他又提出了一個複合詞：“心傳道統”，以此來重新定義“道統”觀念。

當然，陽明更是認同“心學”才是儒家的傳統，只是他對心學一詞的判定有某種特定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更有一種廣義上的心學名稱，比如明代中葉反王學的健將陳建（1497-1567）所說：“聖賢之學，心學也。禪學，陸學亦皆自謂心學也。殊不知心之名同而所以言心則異也。”這裏的第一句話顯然與陽明所說完全一致，然而陳建所欲表明

的是，雖然“心學”一詞在廣義上並沒有錯，儒學未嘗不可不稱為“心學”，但是宋代以來的禪學及陸學所自稱的所謂“心學”便問題相當嚴重，與儒家“心學”名同而實異。可見，心學原本就有廣狹兩義之分，在宋明時代，將儒家聖人之學認定為“心學”，這是就廣義上而言的，成為眾多儒家學者的共識，然而到了明末特別是清初，自黃宗羲《明儒學案》問世以來，從狹義上用心學來指定陸王思想幾成定論，而有陸王心學或陽明心學之稱。

現在我們再來看近世日本（1603-1868）。據相關研究表明，朱子學在13世紀中葉左右就已傳入日本，但主要是在禪宗僧侶及貴族之間流傳，及至江戶早期，朱子理學幾乎與陽明心學一起，在民間學者開始盛行。但是，在德川日本初期，外來的宋明理學或心學並沒有引起政治意識形態層面的糾葛，這就反映出江戶儒者對中國宋代以來的新儒學能以一種開放的姿態來加以接受，而且可以在知識界展開相對自由的討論乃至爭論。

例如在心學問題上，江戶早期著名朱子學者山崎闇齋（1618—1682）在其著《大家商量集》中就将批判的矛頭對準了陸王心學，崎門三傑之一的佐藤直方（1650-1719）則在《王學弁集》一書中對陽明心學進行直接批判，而山崎的另一弟子雲川弘毅（1666-1709）則將批判矛頭轉向日本，他在《心學弁》一文中批評江戶早期陽明學者中江藤樹（1608-1648）及其後學的心學為假心學，認為朱子學才是真心學。另一位德川初期的古學派先驅人物貝原益軒（1630-1714）也著有《心學弁》，同樣認為朱子學才是“心學”。稍晚的古學派學者荻生徂徠（1666-1728）的觀點亦認為宋儒之學即“心學”，而其門人太宰春台（1680-1747）則與山崎派的立場相近，認為只有朱子學才稱得上是“心學”。

當代日本思想史研究大家源了圓（1920-）關於日本心學有獨到研究，他提出了“‘心學’之實學”這一重要概念，以分析德川前期的思想狀況，指出在德川前期存在以“‘心學’之實學”為旨趣的思潮，只是自徂徠反對“以心治心”以降，這一“心學”的“內在志向”才被顛覆。故以徂徠為標誌，日本近世思想轉入了“後半期”，自此以往，“心學”再也未能在社會上成為思想主流。然而儘管如此，徂徠之後“心學命脈”並未完全斷絕，而是在“庶民世界”中像“地下水一樣生存著”，其典型的案例便是德川中後期的“石門心學”。了圓的這個說法很重要，他指明日本心學的命脈主要在民間社會得以延續。源了圓還指出梅岩思想就是提倡“人類追求真實的實學”，“道德實踐的實學”的典型，理由在於梅岩對當時社會的知識趣向有一重要判斷：“即便博覽群書，然於性理不通者，則落為朱子所謂的記誦詞章之俗儒而非真儒。”所謂“俗儒”，在梅岩看來，類同“文字藝者”（以文字為藝）或“書物箱”（意謂書呆子）。可見，梅岩對於儒者有一種自我身份認同的強烈意識，按了圓的判斷，梅岩所認同的“真儒”應是追求人類之真實，注重道德之實踐的“心學之實學”。不過，源了圓欲強調的是，近世日本人們從普遍主義的立場出發來學習儒教，以此追求“普遍的真理”，這種學問才是“實學”。

可見，源了圓所謂的作為“實學”之“心學”既與儒學有思想淵源，同時又有日本自身的“精神風土”的因素存在。故其“實學”思想史研究有一個頗具野心的策略，他意圖揭示作為“實學”的“心學”是超學派的，甚至是跨越東亞的具有普遍特徵的思想史概念，進而強調“心學”既在近世東亞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同時又有日本本土地域文化的特色，因為日本心學乃是一種“實學”，而不必同於中國晚明被貶斥為空談心性的陽明學。於是，值得深思的是：何以心學在中國及在日本，其命運之不同如此？在中國，及至入清以降，心學被視為類同魏晉清談的無用之學而被棄若敝屣，相比之下，由日本“精神風土”孕育而成的心學則成為一種“實學”，其命脈就在“庶民世界”中，猶如“地下水”一樣綿延流淌，長存不息。顯然，這正是我們需要反省的一大問題。

## 二 梅岩心學的形成及其內涵

從梅岩的思想形成過程來看，他最初所熱衷的是日本神道教，然後進入對儒家經典的學習，而佛教對他來說也有吸引力，這在他留下來的講學記錄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以一般認為，他的思想是雜糅三教而成，然此“三教”乃指“神儒佛”而非中國的儒釋道，所以其思想要素絕非只有儒學一家，他自己就曾明確宣稱“神儒佛共尊”，而且他非常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對此加以貫徹實行，他的主張很有趣也很重要：第一，拜“天照皇太神”，第二，拜“文宣王”即我們的孔子，第三，拜“釋迦如來”。更重要的，這裏的祭拜順序不可亂，並規定儒佛都應以“太神宮為首位”。可見，梅岩的宗教信仰很重，對他來說，儒學或許只是構成其知識結構的一部分，他的終極關懷或者說價值信仰仍然是以日本神道教為本位的，儘管看上去，他的信仰不是極端一元論的，而更像是一位多神論者，然而就其信仰之實質而言，顯然“天照皇太神”信仰是首要的也是第一序的。

當然，他之所以被後世奉為“心學家”，是有原因的，因為他非常強調這樣一種觀點：

得此心者，乃為學問之始終。

論聖學，必知此心而後可矣。

他又說：

學問之至極在於盡心知性，知性則知天。知天則天即孔孟之心，知孔孟之心則宋儒之心一也。一故注自合。知心時，天理備於其中。

學問之至極在於盡心知性，知性則知天。

我因說孟子盡心知性則知天，於我心合而無疑，以此立教。

這就可以看出，梅岩的心學思想或與孟子有點淵源，但是我們卻不能誤以為梅岩心學就與孟子心學同出一源。

事實上，梅岩的心學理論很有獨特性，或者說有著一定的日本色彩，既與孟子也與朱子有所不同。例如他有一個標誌性的觀點，日文原文是：“形ニ由ノ心”，“形方直ニ心”，譯成中文是“由形之心”，“形直是心”。這兩個表述的涵義是相通的。按我們的分析，其意是說心不能脫離形，沒有形也就沒有心，極端地說，形之本身直接就是心。要之，在梅岩，心的構成要素卻是直接由形所決定的，心的普遍意義須落在具體的事物上講。所以他又有取於中國《詩經》“有物有則”之說，提出了他自己的“有形有則”這一獨到觀點，顯然，這也正是“由形之心”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可見，梅岩論心並不從形上超越的角度立論，而是始終扣緊具體的事物及環境來講——亦即從“形”的角度來講“心”，所以他強調說“萬物皆無形外之心”，落實到具體的人而言，也就是從“身體”的角度來講“心”。所以他又強調說：“知心，則慎身；敬身，故合禮，故心安；心安者，是仁矣。”應當說，梅岩心學的這種觀念顯然具有日本本土的特色，也就是說，這種注重具體，現實以及形下世界的理論特色所反映的乃是日本儒學的一個基本特點。

### 三 石門心學的講學運動（略）

### 四 從石門心學來看“儒學日本化”

我們將由下面第五節所附的19世紀初飛騨地區心學講學的《講席日誌》中，可以看到不少有關中國典籍的信息，其中還有大量的日本文化典籍未能涉及。初步看來，大致有這樣一些中國典籍受到當時心學講學者的關注：首先就作者明確列舉的書名來看，《太上感應篇》的出現頻率最高，另有《孔子家語》，《溫公家訓》，《三計圖》，《現驗報應篇》（日本典籍），《報恩篇》，《冥報拾遺》，《輟耕錄》，《昨非庵日纂》，《景行錄》，《心地觀地經》，《迪吉錄》，《玉堂閒話》，《獨異志》等；其次，若就其所引典故案例的中國典籍來看，則數量可能更多，至少有這樣一批書是該書作者所熟悉的：《二十四孝》，《童蒙訓》，《明心寶鑑》，《陰鸞錄》，《了凡四訓》，《增廣賢文》，《太平廣記》，《居家必用事類》等。

從總體上看，有三點可以歸納：一是我們可以看到，在19世紀初的日本飛騨國這一地方社會，人們所接受的文化資訊其實是非常多元多樣的，絕不是只有日本固有的文化典籍而已，而是對外來中國文化也表現出相當濃厚的知識興趣；二是在他們所接受的那些文化典籍中，令人驚奇也頗有興味的是，除了有一些正統的中國經史之類的書以外，絕大多數則是屬於野史筆記，果報故事以及善書訓誡之類的書籍，可謂橫跨儒佛道，不拘一格；三是從其所摘錄的內容條目來看，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幾乎所有的講學內容都涉及世俗倫理問題，其中轉述的那些看似荒唐不經，有點恐怖的報應故事，其實是要告訴人們行善積德，相信果報才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們須追問的是：難道近世日本在吸收容納儒學之際，只是被動地接受而沒有任何主動的改造嗎？答案是否定的。其實，這個問題也可這樣表述：儒學傳入日本之後，有沒有經歷過“日本化”的現象？答案則是肯定的。

事實上，我們瞭解到近年在日本學界有一種觀點很流行，第一，在“中國/日本”這一認識框架中，日本文化具有不同於中國儒學的特殊性；第二，德川日本以降的中國儒學不斷被“本土化”，“日本化”，至少自17世紀中葉就完成了“儒學日本化”的過程。就以上所考察的石門心學來看，雖然同稱為“心學”，雖然石門心學中也有不少儒學因素，但是從根本上說，石門心學完全是日本庶民文化的典型代表，完全不同於中國的陽明心學，這一點是不可否認

的。也就是說，日本的心學與中國的心學或儒學可能有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就其本質內涵來講兩者卻有著很大的差異，並不存在結構上或本質上的同一性。這是由兩國不同的歷史文化所決定的。也正由此，所以我們在下述《講席日誌》中所看到的核心理論並不是儒家所宣揚的仁義禮智，也不是宋明新儒家所關心的理氣心性，而是非常貼近日本世俗社會的倫理問題：亦即如何落實“儉約”，“正直”，“勤忍”等道德實踐。

不過從近代以來學術史的角度看，由於中日文化的“交涉”在歷史上曾經十分密切，所以強調“日本特殊論”是否還有另一層意圖：即通過揭示日本文化的固有傳統，以便擺脫中國中心論，從而使日本文化從中華文化圈一元論的認識構架中解放出來？例如在戰後日本學界的泰斗式人物丸山真男（1914-1996）的思想史觀表現出“日本特殊論”的濃厚色彩，其弟子黑住真對此有所反省，他指出：“將作為東洋思想的朱子學視作反動的，否定性的東西，雖然在其影響之下，但是批判和克服其思想的日本式思想是更值得肯定的，近代性的東西，這一丸山的認識構架明顯地具有一種脫亞論的近代主義式的日本特殊論的國家主義之色彩。”這最後一句判定有點拗口，這是採用直譯的緣故，其意是說，丸山真男的思想史觀有國家主義的表現，而這種國家主義的立場是“近代主義式”的，何謂“近代主義式”的呢？這是指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一路走來的“脫亞論”式的近代主義模式，而這種近代主義觀念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日本特殊論”。

總之，對於上述這種“日本特殊論”，我們應當有一種學術批判的眼光，與此同時，對於“儒學日本化”這一學術史問題，我們則可以從東亞儒學這一跨文化研究的視野出發，通過具體的個案研究的層層累積，加以切實的推進，以使東亞儒學成為全球性“文明對話”的組成部分。須指出，石門心學固然是日本思想史的專門領域，但同時也可以是東亞儒學的一個研究個案。以往的研究往往強調心學運動的日本社會背景，以為近代日本的資本主義精神可以從石門心學提倡“商人倫理”的思想運動中找到一定的思想根源，所以西方的那種對於現代化起到促進作用的宗教倫理，商人精神亦可在近世日本的心學運動中找到某些共相。儘管這種研究努力有其學術的價值，然而在我們看來，將日本心學置於東亞儒學的研究視野同樣重要，以此為個案，可以使我們瞭解到日本文化中有著哪些中國因素，同時這些中國因素又是如何被不斷“日本化”的。由此，或可促進我們對於儒學在東亞文化的歷史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更為立體，多元的把握和瞭解。

## 五 附錄：飛騨國心學運動中的中國因素（略）